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二十八至三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　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雷　純

謄録監生臣莫與儔

元氏長慶集卷二十八

唐 元稹 撰

策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一道校書郎時應制考入三次等充勑頭

授左拾遺

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授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

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斥已之至諫進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發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

澤於下升中於天周漢已遠莫斯為盛自禍階漏壞
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太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
念慈疲氓遠乖富庶暫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
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
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
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鼂錯而用推恩夷吾
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啟廸來哲之
懷眷慈洽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

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効漢元優游於儒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捨未獲所從予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熟究其㫖屬之於篇興自朕躬無悼後害

臣方病近古之策不行而陛下幸及之是天下人人之福也微臣其敢忍意而不言乎且臣聞之古者以言賦納豈虛美哉蓋用之也是以益贊禹而班師說復王而作命斯皆用言之大畧也洎漢文帝蓋不若堯舜始以

策求士乃天下郡國有賢良之貢入焉塞詔者鼂錯而已至武帝然後董仲舒出然而卒不能選用條對施之天下夫用其策不棄其人以其利於時也得其人而棄其策又何為乎若此則徒設試言之科而不得用言之實矣降及魏晉朝成而暮敗之不暇又惡足言其策哉我唐列聖君臨策天下之士者多矣興時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綏其爵禄然而曾不聞天下之人曰某日天子降某問得某士行某策濟某功抑不知直言之詔屢下

而直言之士不出耶亦不知直言之士屢出而直言之策不用耶令陛下肇臨海内務切黎元求斥已之至言責著明之確論實命說代言之盛意也微臣何足以奉之然臣所以上愚對皆以指病陳術而為典要不以舉凡體論而飾文詞事苟便人雖繁必獻言苟諧理雖鄙必書固不足以副陛下懇惻之誠庶可以晝微臣體用之目耳伏願陛下以臣此策委之有司苟或可觀施之天下使天下之人曰惜哉漢文雖以策求士迨我明天

子然後能以策濟人則臣始終之願畢矣如或言不適用策不便時則臣有瞽聖欺天之罪將寘於典刑陛下固不得而宥之矣亦臣之所甘心伏讀聖策乃見陛下悼禮樂之寖微恤黎人之重困責復盛濟艱之術酌推恩寓令之宜斯皆當今之急病也微臣敢不别白而書之昔我高祖武皇帝撥去亂政我太宗文皇帝鞬櫜干戈被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露戢天下之役而天下之人安省天下之刑而天下之人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之

氣和揔天下之衆而天下之衆理理故敬讓之節著和故歡愛之化行是以革三王之所因兼六代之盡美稱至德者舉文皇以代堯舜豈異事哉有誠信以將之也明皇帝即位實號中興方其任姚宋而右賢能也雖禹湯文武之俗不能舉焉四十年間刑罰不試人用滋植四海大和於是奉升中告禪之儀則封泰山而秩嵩華念歲巡時邁之典則去咸鎬而朝洛陽禮既畢行物亦隨耗天寶之後傜戍作興氣盛而微理固然也曩時之

孔哺而有之者一朝爲兵殲之兵興以來至今爲梗兵興則戶減戶減則地荒地荒則賦重賦重則人貧人貧則逋役逃征之罪多而權宜之法用矣今陛下躬親本務首問羣儒念禮樂之不興歎昇平之未復斯誠天下之人將絶復完之日也微臣何幸而對揚之微臣以爲將欲興禮樂在先富黎人將欲富黎人在先息兵革息兵革之術臣請畧言之夫古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章銷鑠其鋒刃而已也蓋誠信著於上則忠孝行

於下敬讓立於内則夷狄和於外夷狄和則邊鄙之兵息敬讓立則爭奪之患銷爭奪之患銷則和順之心作和順之心作而禮樂之道興矣此先王修政輯兵興禮樂富黎人之大畧也陛下必欲責臣以詳究之術臣又請指事以明之夫食力之不克雖神農設教天下不能無餒殍之人矣是以古之不農而食之者四而已矣吏有斷獄之明則食之軍有臨敵之勇則食之工有便人之巧則食之商有通物之智則食之是四者率皆明者

勇者巧者智者之事也百天下之人無一二焉苟不能於此者不農則不得食不織則不得衣人之情衣食迫於中則作業興於外是以游食者恒寡而務本者恒多豈強之哉彼易圖而此難及也今之事則不然吏理無考課之明卒伍廢簡稽之實百貨極淫巧之工列肆盡兼幷之賈加以依浮圖者無去華絶俗之貞而有抗役逃刑之寵戎服者無超乘挽彊之勇而有横擊詬吏之驕是以十天下之人九為游食惷朴愚謹不能自遷者

而後依於農此又非他彼逸而易安此勞而難處也以惰游之户藏富而耕桑之賦愈重曩時之十室共耕而猶不給者今且聚之於一夫矣雖有慈惠之長仁隱之吏尚不能存若憯斷擊搏之則將轉移於溝壑矣今之課吏者以賦斂無逋負為上以臣觀之足陛下之賦者誠所以害陛下之人耳若然則農桑之賦既如彼惰遊之衆又如此耕桑之賦重則戀本之心薄惰遊之户衆則富庶之道廢此必然之理也今陛下誠能明考課之

法減冗食之徒絶雕蟲不急之功罷商賈兼幷之業潔
浮圖之行峻簡稽之書薄農桑之傜興耕戰之術則惰
游之户盡歸而戀本之心固矣戀本之心固則富庶之
教興矣而貞觀開元之盛復矣若此則旣往之失由前
將來之虞由後在陛下悠悠懲之戒之慎之久之而已
至於主父偃秉七圖幷吞之後將分裂而矯推恩嘗吏
吾當諸侯爭奪之時先詐力而行寓令皆一時之權術
也豈可謂明白四達與日月齊明於聖朝哉臣雖賤庸

尚不敢陳王道於帝皇之日況權術乎此臣之所甚羞也故不及詳究言之臣伏讀聖策又見陛下以為執契則羣下用情躬親則庶官無黨以漢元尚學而衰盛業謂光武課吏職而昧通方以臣思之皆不然也夫委之於下而用其情蓋考績之科廢而清濁之流濫也尚儒術而衰盛業蓋章句之學興而經緯之文喪也課吏職而昧通方蓋苛察之法行而會計之期速也臣請條列而言之夫神農之斲耒耜教耕耨所以墾良田而殖嘉

穀也然而不能過粮莠之滋焉其所以待之者芟夷錢（子踐切，古田器）鎛（伯各切，田器）之而已唐堯之闢朝廷宅百揆亦所以植禹舜而種皋陶也又不能過共工驩兜之逆焉其所以過之者放棄殛誅之而已神農不以粮莠滋而廢耒耜之用故能存用器之方唐堯不以四罪進而奪舜禹之任故能終任賢之道若此則陛下之所任顧何如耳豈可謂任之必不可哉至於考績之科廢章句之學興經緯之道喪會計之期速皆當令之極弊也幸陛下

反漢元光武之事臣遽數以終之今國家之所謂興儒術者豈不以有通經文字之科乎其所謂通經者又不過於覆射數字明義者纔至於辨析章條是以中第者歳盈百數而通經之士蔑然以是為通經固若是乎至於工文自試者則不過於雕詞鏤句之才搜摘絶離之學茍或出於此者則公卿可坐致郎署可俯求崇樹風聲不由殿最連科者進速累捷者位高拱嘿因循者為清流行法涖官者為俗吏以是為儒術又若是乎哉其

所謂課吏職者豈不以朝廷有遷次進拔之用乎臣竊觀令之備朝選而不由文字者百無一二焉夫施衆網而加一禽尚不能得況張一目以羅萬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者盡出乎其間其可得乎哉以此察羣吏羣吏又可察乎苟或不可察又可任之而絶其私乎哉此所以陛下將執契而歎用情念垂衣而懼不理葢臣所謂課察之道不明也陛下誠能使禮部以兩科求士凡自唐禮六典律令及國家制度之書者用至於九經

歷代史能專其一者悉得謂之學士以環貫大義而與道合符者為上第口習文理者次之其詩賦判論以文自試者皆得謂之文士以經緯今古理中是非者為上第藻繢雅麗者次之凡自布衣達於未在朝省者悉得以兩科求士禮部第其高下歸之吏部而寵秩之若此則儒術之道興而經緯之文盛矣吏部罷書判身言之選設三式以任人一曰按能之式每歲以朝右崇重者一人與禮部郎按天下羣吏之理最在第一至第三者

按定日據其功狀而登進之牧宰字人之官藉之為理者則上賞行焉若此則遷次之道明而遲速之分定矣二曰任賢之式每歲内自僕射至於羣有司之正長外至於廉問節制者各舉備朝選者一人外自牧守内至于百執事之立於朝者各舉吏郡縣者一人因其所舉而授任之辨其考績而賞罰之不舉賢為不察舉不賢為不精不精與不察之罪同若此保任之法行而賢不肖之位殊矣三曰敘常之式其有業不通於學才不應

於文政不登於最行不知於人則限以停年課資之格而役任之若此則敘用之典恒而尺寸之才無所棄矣兩科立則羣材遂三式行則庶官當陛下乃執左契以御之總樞極以正之委庶官如心目之運支體豈支體運而無效於心目乎察羣材如明鏡之形美惡豈美惡形而逃隱於明鏡乎然後陛下闢四門使可言之路通明四目以天下之目視達四聰以天下之耳聽不私其心以百姓心為心端拱巖廊高居宸極以冕旒自蔽而

秋毫必察以黈纊塞耳而聲響必聞則彼漢元章句之儒光武督責之術又惡足為陛下言之哉且臣聞之聖人在上人不夭札若臣者生未及壯戴陛下為君仁壽懽康未始有極何忽自苦墮肝膽而言天下之事乎臣以為國家兵興以來天下之人慘怛悲愁五十年矣自陛下即位之後戴白之老莫不泣血而話開元之政臣恐此輩不及見陛下功成理定之化而先飲恨於窮泉此臣之所以汲汲於心者陛下能不憐察其意乎謹對

元和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元氏長慶集卷二十八

元氏長慶集卷二十九

唐　元稹　撰

書

論教本書

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急於此者敢冒昧殊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

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則讒入有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耶始其為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傅召公為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為之習目不得閱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淩亂之聲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絶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

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而為之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巳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巳成之習巳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囘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茍將得志則必快其所緼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緼也今夫成王所緼道德也所近

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日恣睢肝天下以為貴莫見其面以為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已自幽於深宫矣

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困讒冤死無以自明而況於疏遠之臣庶乎若此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資甚美纔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處篡弑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略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隣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為太

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宴游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宫僚選亦甚重馬周以官髙恨不得為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賤之至於武后臨朝翦棄王族當中睿二聖危難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近胡安金藏剖腹以

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瞶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諭贊議之徒疎冗散賤之甚者搢紳耻由之夫以匹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成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眊瞶不知書者為之師疎冗散賤不適用者為之友乎此何足反居上之甚也近制官僚之外往往以沉滯僻老之儒充侍書侍讀之選而又疎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

召見彼又安能傅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為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繼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為於列聖之謀則可也垂無窮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有若周成王中智者而又生於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况稼穡之艱難乎令陛下以上聖之資肇臨海内是天下之人傾耳注目之日也

特顧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宮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為之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洎諸王定齒冑講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撤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既備則資游習之善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之化也豈直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

然後選用賢良樹為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磐石之勢又豈與夫魏晉以降因賊其兄弟而自剪其本枝者同年而語乎微臣竊不自揆思為陛下建永永無窮之長算輙敢冒昧殊死而言之

與史館韓侍郎書

侍郎退之足下稹與前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即故刑部員外郎濟之子濟天寶中隱於衛之青巖山採訪

使苗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適值禄山朝奏京師懇於上前求為賔介玄宗可其奏禄山還至衛縣遣太守鄭遵意詣山致命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懼及其難俛首從事至天寶十二載禄山反狀潛兆慮不得脫乃偽瘖其口復隱青巖踰年而禄山叛即日遣偽節度使蔡希德緘刃逼召且曰或不可强斬首來徇既而甄生噤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禄山亦終不能致慶緒繼

逆擄而因之於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甄生卧匡牀詣元帥府至則號摽自治代宗為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髙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囚慙拜之受汚者莫不俯伏仰歎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褊淺選懦者之所不為葢怫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况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夫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理平則為公為卿為鵷為

鷺世變爲虵爲豕爲鏡爲梟者十恒八九焉若甄生晃弁不加於其身祿食不進於其口於天寶蓋青巖之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蓋百一焉禎常讀注記缺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顏太師崔太傅皆爲歌詩以美賢者之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云及逢既長耕先人舊田於襄之宜城讀書爲文不詣州里歲饉則力

穡節用以給足親族歲穰則施餘於其隣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為文學始就羈於吏職積聞風既久因與之游進每究其父之名不在於史將欲抱所究詣京師告訴於司史氏葢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子僕短馬瘦言簡行孤得不為驕閽之所排訶則權力者疑誕以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虓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事者辱與積游願得所究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

是輟行既而自思滓賤之中猶顧貢所聞於執事得非
愚且僭耶然而誚笑之暇幸垂察焉

元氏長慶集卷二十九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

唐 元稹 撰

書

敘詩寄樂天書

稹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時貞元十年已後徳宗皇帝春秋高理務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閫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

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愎之處因喪負衆橫相賊殺告變駱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邑將某能遏亂亂衆寧附願為帥名為衆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縁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為旨意有羅列兒孩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於几閣甚者擬詔旨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為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俟

甸之内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生生之備稱之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為朴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義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隤墜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宫闈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僕時孩騃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翫激烈

即日為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為外諸翁深賜憐奬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祕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自得由是勇於為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為詩性復僻嬾人事常有閒暇間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

矣習慣性靈遂成病蔽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
磨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景色
當花對酒樂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躬
身悼懷惜逝凡所對遇異於常者則欲賦詩又不幸年
三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間是丈夫
心力壯時常在閒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
懷又復懶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粗遂成
多大然亦未嘗繕寫適值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

僻好僕詩章謂為能解欲得盡取觀覽僕因撰成卷軸其中有旨意可觀而詞近古往者為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為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為古體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為新題樂府聲勢沿順屬對穏切者為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為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為流者為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為題又有以干教化者近世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鬢衣服修廣之度及匹

配色澤尤劇怪艷因為豔詩百餘首詞有今古又兩體自十六時至是元和七年已有詩八百餘首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自笑冗亂亦不復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偶在筐篋及通司馬通州行盡置足下僅亦有說僕聞上士立德其次立事不遇立言凡人急位其次急利下急食僕天與不厚既乏全然之德命與不遇未遭可為之事性與不惠復無垂範之言兀兀狂癡行近四十徼名取位不過於第八品而冐憲已六七年授通之初

有習通之俗者曰通之地濕墊卑褊人士稀少近荒札死亡過半邑無吏市無貨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貘虵虺之患小有蟆蚋浮塵蜘蛛蛒蜂之類皆能鑽齧肌膚使人瘡痏夏多陰霪秋為痢瘧地無醫巫藥石萬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慮夫何以僕之命不厚也如此智不足也又如此其所詣之憂險也又復如此則安能保持萬全與足下必復京輦以須他日立言事之驗耶但恐一旦與急食相扶而終使足下受天

下友不如已之誚是用悉所為文留穢箱笥比夫格弃樗塞之戲猶曰愈於飽食僕所為不又愈於格弃樗塞之戲乎昨行巴南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書中得七年已後所為向二百篇繁亂冗雜不復置之執事前所為寄思玄子者小歲云為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之始且志京兆翁見遇之由令亦寫為古諷之一移諸左右僕少時授吹嘘之術於鄭先生病嬾不就今在閑處思欲怡神保和以救其病異日亦不復費詞於無用

之文矣省視之煩庶亦已於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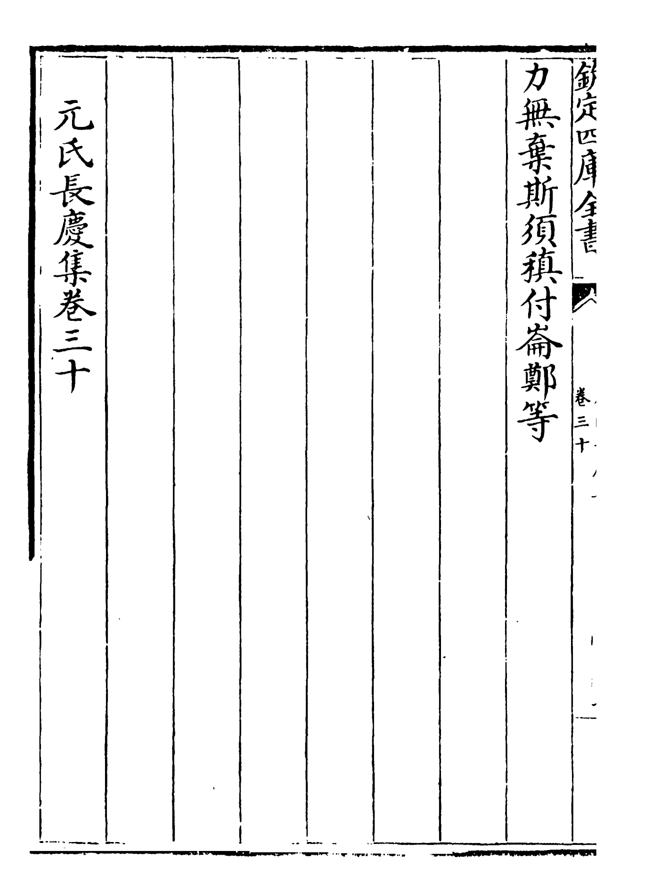
誨姪等書

告崙等吾謫竄方始見汝未期粗以所懷貽誨於汝汝等心志未立冠歲行登古人譏十九童心能不自懼吾不能遠諭他人汝獨不見吾兄之奉家法乎吾家世儉貧先人遺訓常恐置產怠子孫故家無樵蘇之地爾所詳也吾竊見吾兄自二十年來以下士之祿持窘絶之家其間半是乞丐覊游以相給足然而吾生三十二年

矣知衣食之所自始東都為御史時吾常自思尚不省受吾兄正色之訓而況於鞭笞詰責乎嗚呼吾所以幸而為兄者則汝等又幸而為父矣有父如此尚不足為汝師乎吾尚有血誠將告于汝吾幼乏岐嶷十歲知方嚴毅之訓不聞師友之資盡廢憶得初讀書時感慈旨一言之歎遂志于學是時尚在鳳翔每借書於齊倉曹家徒步執卷就陸姊夫師授栖栖勤勤其始也若此至年十五得明經及第因捧先人舊書於西窻下鑽仰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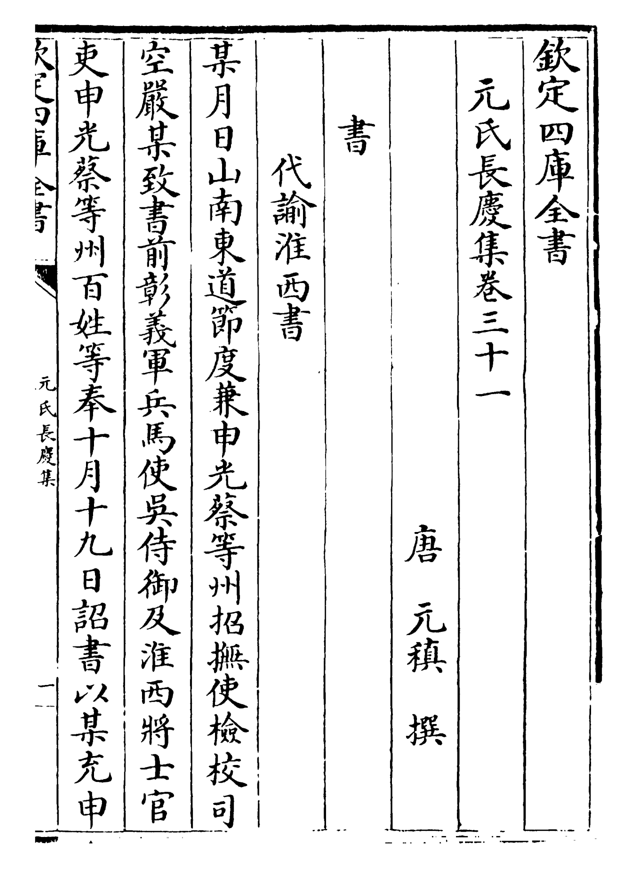
吟僅於不窺園井矣如是者十年然後粗霑一命粗成一名及今思之上不能及烏烏之報復下未能減親戚之饑寒抱釁終身偷活今日故李密云生願為人兄得奉養之日長吾每念此言無不雨涕汝等又見吾自為御史來効職無避禍之心臨事有致命之志尚知之乎吾此意雖吾弟兄未忍及此葢以往歲忝職諫官不忍小見妄干朝聽謫棄河南泣血西歸生死無告不幸餘命不殞重戴冠纓常誓効死君前揚名後代歿有以謝

先人於地下耳嗚呼及其時而不思旣思之而不及尚
何言哉令汝等父母天地兄弟成行不於此時佩服詩
書以求榮達其為人耶其曰人耶吾又以吾兄所職易
涉悔尤汝等出入游從亦宜切慎吾誠不宜言及於此
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門不曾於
喧譁縱觀汝信之乎吾終鮮姊妹陸氏諸生念之倍汝
小婢子等旣抱吾歿身之恨未有吾克己之誠日夜思
之若忘生次汝因便錄吾此書寄之庶其自發千萬努



力無棄斯須稹付崙鄭等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一

唐 元稹 撰

書

代諭淮西書

某月日山南東道節度兼申光蔡等州招撫使檢校司空嚴某致書前彰義軍兵馬使吳侍御及淮西將士官吏申光蔡等州百姓等奉十月十九日詔書以某充申

先蔡招撫使某月日遣使齎勑送付界首布告訖某頃鎮太原與吳侍御伯父相國公同受恩寄交問歲時歡好不絶僅十餘年可謂至矣及吳侍御先尚書繼當寵命某又領鎮荆南前好復修欵密如舊弔喪問疾禮無不時亦可謂勤矣某於吳侍御伯父先父既等夷於吳侍御實丈人行固已私矣况朝廷以吳侍御因喪擾惑迷誤詔旨欲思致訓未忍加兵仍以某為招撫之使是吳尚書之嗣既絶而由某有復聯之望捧詔以來夙夜

憂歎不任憐痛之懷某欲上徵古類恐引諭不明切為
諸公以近事灼然在耳目者言之令吳侍御棄喪背禮
捨父干君誘聚師徒希求爵位者豈不以貞元末年天
下方鎮物故往往依憑衆請而得者十恒二三以此為
自偷之謚耶甚不然也德宗皇帝御天下日久春秋高
理務便安不欲生事或謀及卒伍而置師長益一時之
權也今天子二十八即皇帝位控一海內臣服夷狄赫
然皇威熏灼白日初楊惠琳劉闢李錡猶守故態謂朝

廷未即誅擒曾不知逾月之間皆頭懸藁街腰斬都市此諸公之所聞見也自是蠻夷慴竄戎臣震惕相與奔走朝闕之不暇令廟堂之上命將擇帥容易於置卿長即吳侍御希求非望之志安得復行於令日哉此衆不可憑位不可取之明驗也令吳侍御蓄聚糗糧繕完城壘偷侵縣邑不自危亡者豈不以貞元中吳相國為讒邪所鬬錯誤朝章韓太保率衆奉詞而吳相國終以宥免又以此為自偷之證耶又不然也日者謀議之臣算

畫不審韓太保行陣之將耳總統非所長而又徼天下
烏合之衆以授之是以遷延進退不時成功然猶吳相
國悔過乞降深自咎責朝廷多之僅乃全活且吳相國
躬服節儉衣食與士卒同蓄貨力耕向三十載然後粗
能支一戰耳今吳尚書馭衆日淺吳侍御年位俱卑諸
將之在下者皆怏怏苟容非有威懷信服之志百姓日
蹙賦斂月加天兵四臨耕織盡廢竊聞壯者劫而為兵
老弱婁挐吞聲於道路而欲以吳相國三十年拊循積

聚之力為自比甚相懸矣況國家命全軍之將用不竭之資烏尚書董懷汝之師李尚書舉陳許之衆柳中丞以鄂之全軍軍於安陸令狐中丞以淮南之鋭旅屯於夀春某以襄陽之勁卒數萬集於唐而又益之以魏博之驍騎江陵之強弩以攻則彼有壓卵之危以守則我無出疆之費用三州之賦敵天下四海之饒以一旅之師抗天下無窮之衆雖妾婦騃孩猶知笑之而況於義夫壯士哉若聖天子推含垢之化圖不戰之功使環而

守之塞其飛走則男不得耕女不得織鹽茗之路絕倉廪之積空不三數月求諸公於枯魚之肆矣儻或神算風驅天威電激使齊攻四面各裂一隅彼若聚而待之則自窮分而應之則不足東抗則西入南備則北侵腹背受攻首尾皆畏赤族之刑既迫輿櫬之計方施則固難期於曩時之宥免矣此又力不可支勢不可久之明驗也今吳侍御厚利買交嚴刑刼質謂王師可敵謂已衆不離者豈不以大將李義等言甘約重許與死生之

為耶又不然也夫李錡據吳楚之雄兼榷管之利選才養士向十五年獨以張子良為腹心不貳之將故授以銳健先鋒之兵又以裴行立為骨肉不欺之親故授以敢死酬恩之卒然而一朝遷延王命稱疾不朝子良朝倒戈以攻於外而行立夕縱火以應於内錡則戮死而張裴甚榮此又諸公之所聞見也劉闢秉韋令饒衍之後廪藏穀帛以億萬計啖養士卒憑恃阻固以仇良輔有樸厚不揺之心是以成其要害而授之兵然而天兵

一麾因壘來下席卷餘孽巴蜀大定闢則戮死而良輔甚榮此又諸公之所聞見也盧從史内蘊私邪外張威武熒惑天聽逗留王師以烏尚書有委用親信之恩故授之以爪牙衛己之衆然而屠畧潛施元凶就執烏尚書清壘整旅以俟命從史放死而尚書甚榮此又諸公之所見聞也此數君子者豈受利不厚而誓約不明哉蓋逆順之理殊而子孫之禍大也且田太保季安藉累代繼襲之勢身没之後眉子不肖將卒聚謀而請之天

予天子嘉其忠而與之賚百萬之財以贍軍復三年之賦以勵俗輟郎署之英以榮其賔介而坐專席操郡國者又相繼彼魏博三軍之士豈獨不受恩於田氏父子耶葢若其束縛禁閉終日以城門為戰埸思復泰然游泳於王澤耳今國家用烏尚書為重鎮所以警諸將因縛受賞之功用仇大夫為先驅所以警城坔降下寵榮之利使田大夫統魏博向義之旅所以勵三軍去邪附正之機柰何吳侍御碎六尺之軀為李義輩求福之費

絶公侯之嗣為淮西軍受賞之資其為人謀也則厚矣自謀何薄哉此又將不可恃而兵不可保之明驗也今天子垂惻隱之詔建招撫之名吳侍御若束身歸朝將吏等繼踵向闕縱不得與烏尚書張金吾分封並位受立功之賞獨不得與田懷諫命服趨朝奉先人之家嗣耶且張伯靖五溪之蠻隸耳聚徒殺人為惡甚大聖上憐其愚詔某招致之而猶據戎行之右職忝佐郡之清員豈獨於吳侍御洎淮西之將吏而阻其自新之路哉

諺曰天不可違又曰時不可失書至之日善自圖之如或違天失時寢而不報則王師進擊於外義士潛謀於中身首之戮指期肘腋之危坐見異日為天下戮笑而李義等伐封侯之利豈不大哀哉戎事方殷未獲周盡感念平昔興然動懷

上門下裴相公書

昔者相公之掾洛也稹獲陪侍道塗不以妄庸語及章句則固竊聞閣下以文皇初起居郎書居安思危四字

於笏上為至戒矣今陛下當晉武平吳之後閤下即周公東征而還安孰甚焉思豈可廢況今四郊並開掃門之賔競至碣石餘沴東身之欸未堅則閤下推食握髮之意可遽移之於高枕擊鍾之逸乎且夫得人則理之談實老生之常語至於切近猶饑者欲食不可惡熟俗而不言也若積之末學淺見又安敢引諭古昔於閤下獨憶得近日故裴兵部之為人也堅辨清淨號為名流及其為相也構致羣材使棟梁榱桷咸適其用人頗監

之至於激濁揚清亦無所愛吝是以秉政不累月閣下自外寮為起居郎韋相自巴州知制誥張河南自邕幕為御史李西川自饒州為雜端密勿津梁之地半得其人如故韋簡州勲及稹等拔於疑礙置之朝行者又十數然後排異已之巨敵引協心之至交當時一二年間幾至於姦無蹊隧而政有根本矣及山東沴作上以兵事咨之則對以禁暴息人之外不能有以佐震耀是以樽爼之謀不專於廊廟葢兼善精微之士素熟於心胷

而泛駕乘桴之才未嘗校量於左右也比於閤下今日之雄材大畧為短矣然而即世之後雖無李嚴廖立之思而十年之内備將相號名卿者多其引拔嗚呼方鮑叔之功斯不細矣昨者閤下方事淮蔡獨當鑪錘内蘊深謀外排羣議始以追韓信拔吕蒙為急務固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今殊勲既建王化方行亦常念魏鄭公守成之難而三復文皇帝思危之詔乎以愚思之欲人之不怨莫若遷授之有常欲人之竭誠莫若援拯於焚

溺何謂有常而不怨以省言之由後行為前行以臺言之自察院轉殿院苟不如是則怨矣苟能如是何恩哉何謂援拯而竭誠某又不敢移之於他人借如小生之庸且昧也固不及班行之中輩又敢自讓於郎吏之末者乎向使元和之一年為拾遺二年為補闕不三四年為員外又三四年為正郎則宰物者雖朝許之以綸誥暮許之以專席厚則厚矣遽責其瀝肝瀝膽同厮養之用力亦難哉及夫為計不良困於溝瀆者十年矣苟有

舒其胝攣置之趨走者又安敢愛氣力吝心髓於和扁耶是猶黿鼉之有泉烏鳥之有林何嘗媿於水木苟或縶而籠之鏁而檻之其或放之投之者則必啁啾顧慕以報之報其免於難也今天下病溝瀆困籠檻思閤下藥之養之投之放之者豈特小生而已哉且曩時之窒閤下及小生者豈不以閤下疏有居安思危之字為抵忌對上以河南縣尉非貶官為説乎向非裴兵部一二明之則某終老於窮賤固其宜也儻閤下復三二年遲

廻於外任則少陽邀望之際固未得奉煌煌之命以周知其巢穴矣當元濟討除之始又安能定已成之策於上前排未亡之疑於衆口哉令天下能不有萬一於閤下之才畧而猶跼足帖脅私自憐愛其志力哉況當今陛下在宥四海與人為天特降含垢棄瑕之書且授隨才任能之柄於閤下閤下若能蕩滌痕累洞開嫌疑棄仇如振塵愛士如救餒使恃才薄行者自贖於煩辱以能見忌者騁力於通衢上以副陛下咸與惟新之懐次

有以廣閤下好善救人之道從使千百年外謂閤下與裴兵部為交相短長亦足為賢相矣未盡善也且夫當陛下肇臨宇宙之初與得天久照之後愈光明矣安有裴兵部拔羣材於前則盡行閤下拔羣材於後則盡廢以閤下沐浴恩波之始與徽猷克壯之秋愈汪洋矣又安有救裴褱之罪換禹錫之官則盡易振天下之窮滯行涣汗之條目則盡難某雖至愚未敢然也某自十年遭罹多故每欲發書朋舊尚不敢陳盡其情豈不知干

宰相有不測之罪耶熟自計之與其瘴死蠻夷自題不遇之牓比夫塵穢尊重伏危言之刑無異也聊因所善緘獻鄙誠翹企刑書不敢逃讓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一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二

唐 元稹 撰

表奏有序

劉秩云奏不可削予以為有可得而削之者有不可得而削之者貢謀猷持嗜慾君有之則譽歸於上臣專之則譽歸於下苟而存之其讓也非道也經制度明利害區邪正辨嫌惑存之則事分著去之則是非泯苟而削

之其過也非道也元和初章武皇帝憲宗新即位臣下未有以言刮視聽者予始以對詔在拾遺中供奉由是獻教本書諫職論事等表十數通仍為裴度李正辭韋纁訟所言當行而宰相曲道上語上頗悟召見問狀宰相大惡之不一月出為河南尉後累歲補侍御史使東川謹以元和赦書劾節度使嚴礪籍塗山甫等八十八家過賦梓遂之民數百萬朝廷異之奪七刺史詳三十七卷料悉以所籍歸於人會潘孟陽代礪為節度使貪墨過礪

且有所承迎雖不敢盡廢詔因命當得所籍者皆入資
資過其稱榷薪盜賦無不為仍為礪狢狀不當得醜謚
予自東川而還朋礪者潛切齒矣無何外莅東都臺天
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百司皆牢獄有裁接吏械人
逾歲而臺府不得而知之者予因飛奏絶百司專禁錮
河南尉判官予劾之忤宰相旨監徐帥死於軍徐帥郵
傳其柩柩至洛其下歐詬主郵吏予命吏徙柩於外不
得復乘傳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至死河南尹誣

奏書生尹太階請死之飛龍使誘趙實家逃奴為養子田季安盜娶洛陽衣冠女汴州沒入死商錢且千萬滑州賦於民以千授於人以八百朝廷饋東師主計者誤命牛車四千三十乘飛芻越太行類是數十事或移或奏皆止之貞元以來不慣用文法内外寵臣皆喑嗚會河南尹房式詐諼事發奏攝之前所喑嗚者皆叫噪宰相素以劾判官事相銜乘是黜予江陵掾後十年始為膳部員外郎穆宗初宰相更用事丞相叚公一日獨得

對因請亟用兵部郎中薛存慶考功員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請中上然之不十數日次用為給舍他相忿恨者日夜構飛語予懼罪比上書自明上憐之三召與語語及兵賦洎西北邊因命經紀之是後書奏及進見皆言天下事外間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憐其不漏省中語召入禁司且欲亟任為宰相是時裴太原亦有宰相望巧者謀欲俱廢之乃以予所無構於裴裴奏至驗之皆失實上以裴方擁兵不欲校曲直出予為工部侍郎而相

裴之朞亦衰矣不累月上盡得所構者雖不能暴揚之遂果初意卒命予與裴俱宰相復有購狂民告予借客刺裴者鞫之復無狀然而裴與予以故俱罷相始元和十五年八月得見上至是未二歲僭忝恩寵無是之速者遭罹謗咎亦無是之甚者是以心腹腎腸糜費於扶衛危亡之不暇又惡暇經紀陛下之所付哉然而造次顛沛之中前後列上兵賦邊防之狀可得而存者一百一十有五苟而削之是傷先帝之器使也至於陳情辨

志之章去之則無以自明於朋友也其餘郡縣之請奏賀慶之常禮因亦附之於件目始教本書至為人雜奏二十有七軸凡二百七十有七奏終歿吾世貽之子孫式所以明經制之難行而銷毀之易至也

獻事表

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二者無門在君上啟之而已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蔽踈遠之臣庶此理之象也此

而不理萬無一焉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者決事於深宫之中羣臣莫得參籌畫此亂之萌也此而不亂亦萬無一焉是以古者人君即位之始萌象未見之時必有狂直敢言之士抵忌諱獻危言在上者茍或宥而容之激而進之則天下之君子望風而悦曰彼之狂而猶容於上上之人其欲來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竦利而言曰彼之直可以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可也由是天

下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言於上上下之志霈然而通得失之情幽遠必達合天下之智理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為亂其可得乎臣故曰容直言廣視聽而不理者萬無一焉及夫進計者入而不出直言者戮而不容則天下之君子自謀於心曰與其言且不用而身為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擇利而言曰君之所惡者拂心逆耳之言也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可也由是進見者革

而不内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也朝廷之情不得聞也而況於天下之大四方之逺乎故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也葢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爾此而不亂其可得哉昔太宗文皇帝初即位時天下之人莫有諫者唯孫伏伽嘗以小事特諫於上文皇帝大悅厚賜田宅以勉之自是言事者惟懼乎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文皇之盛意曾不以觸龍鱗犯忌諱為不可矣於是房杜王魏之徒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

之人言得失於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運
聰明於上哉蓋亦羣下各盡其言以宣揚發暢於天下
也且夫樂全安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
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功也喜
順從而怒謇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
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
重而奉已之事微思為子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為
後嗣者其可順一朝之意而輕用文皇之天下乎累聖

傳序於今垂二百年矣莫不率由斯道致俗和平況陛下以上聖之資紹復前統即位之日天下惟新罪叔文之徒而凶邪之黨散懸惠琳之首而悖亂之氣消發承光之詐而假威之孽除反焦陂之田而蒸庶之情感其餘滌瑕緩死薄賦恤人賜帛耆年旌閭孝悌修廢學建義倉莫不曲被殊私覃于有截斯皆陛下上法堯舜近法太宗致理之萌形見者數十豈臣庸劣一二能明然而下臣竊復孜孜咄咄有所未決者獨以陛下即位已

來既周歳矣百辟卿士至于天下四方之人曽未有獻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伽之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一封執一諫受陛下激而進之之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曽未聞雪一冤決一事明陛下無幽不察之意者若臣等備位諫列名為供奉官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又況於疎遠之臣庶雖有特達不羣之智思欲自効其路何階遂使凡今之人以諫鼓匭函

為虛器謂拾遺補闕為冗員臣竊思之以陛下之睿博孔深勵精求理豈或入而不出言而不用哉蓋羣下因循不能有所發明之罪也且臣思之令之備召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而已每一對敭不及俄頃問議天下之事臣竊料之恭承聖問仰謝寵光之暇又安暇陳理亂議教化哉其餘瑣瑣有司或時一召見言簿書之出入計錢穀之登降不暇又安足置牙齒間臣竊惟陛下以景命惟新之初何如貞觀致理之後當貞觀致理之後

以房杜王魏匡輔之智而猶上封進計者薦至獻可替否者日聞今陛下當致理之初在四方多虞之日然而言事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羣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若臣稹者禀性駑鈍昧然無識然以當陛下臨御之始首陛下策賢之科擢授諫司恩萬常品若復默默與在位者處則臣莫大之罪亦萬於常品矣輒敢冒昧殊死件奏十事於後一曰教太子以崇邦本二曰任諸王以固磐石三曰出宫人以消水旱四曰嫁諸女以遂人倫

五曰無時召宰相以講庶政六曰序次對百辟以廣聰明七曰復正衙奏事以示躬親八曰許方幅糾彈以懾姦佞九曰禁非時貢獻以絶誅求十曰省出入畋遊以防銜蹶凡此十者設使言之而是是而見用非臣之福也天下之福也茍或言之而非非而見罪乃臣之分也亦臣之願也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二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三

唐 元稹 撰

表

論追制表

臣聞令之必行於下者信也令苟不信患莫大焉令陛下初臨寓内務切黎元至於牧守字人之官所宜詳擇苟未得人不當虛授苟或任使不可屢遷臣竊見近除

寧州刺史諭修虔州刺史高弘本通州刺史豆盧靖曾不涉旬並已追制又以杜兼為蘇州刺史行未半塗復改郎署臣不知誰請於陛下而授之誰請於陛下而追之追之是則授之非授之是則追之非以非為是者罰必加然後人不敢輕其舉以是為非者罪必及然後下不敢用其私此先王所以不令而人從不言而人信豈異事哉率是道也今陛下如綸之令朝降反汗之詔夕施紛紛紜紜無所歸咎臣竊恐陛下之令未能取信於

朝廷而況於取信天下乎臣伏願陛下徵舉者之詞察追者之請若舉者之詞直則請而追之者不得無過若追之者理勝則舉而授之者不得無辜賞罰是非所宜明當況陛下肇臨黎庶教化惟新誥令之間四方所仰小有得失天下必聞臣實庸愚謬居諫列職當言責不敢偷安苟有所裨萬死無恨無任愚迫懇款之至

論諫職表

臣聞先王之制禄也居其位而不行其職者誅是以上

無虛授下不隱情臣竊觀令之備位素餐不行其職者莫過於臣輩臣聞太宗文皇帝時王珪魏徵為諫官文皇雖宴游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用至於文皇發一言則王魏善之而後出舉一事則王魏慮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事言有典常文皇猶以為視聽之未廣也因命三品已上入議軍國大政必遣諫官一員隨入以參驗之當是之時司股肱耳目之任者有君臣之義焉有父子之恩焉有朋友之歡焉

是以否無不替可無不行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蠻夷君長帶刀入侍者不可勝計豈干戈征伐之所致乎蓋擁蔽之患銷而幽遠之情達也若此然後可以稱天子之諍臣矣近之司諫諍者則不然大不得備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纍纍而已且臣聞之諫官之職曰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近年已來正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得敷陳廷議安設其所謂舉諫職者唯獨詰令有不便

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一見而已以臣愚之君臣之際論列是非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備讒慝之巧言而况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然後奏一對執一見思欲收絲綸之詔廻日月之光信無裨於萬一矣至使凡令之人以上封進計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以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媿且陛下若以為臣等無所裨補不足參侍從固不當假以名器立之於朝苟以為務廣聰

明稍闢理道又不當屏棄疎賤之使至於此伏願陛下許臣於延英候對召臣一見賜以溫顏使臣得盡愚懇之誠備陳諫官之職苟或言有可採得裨陛下萬分之一是臣千載之一時也如或言不諧理塵黷聖聰則臣自寘刑書以謝謬官之罪亦臣之所以甘心也無任懇款發憤効職忘軀之至謹詣東上閤門奉表以聞

論討賊表

臣伏見賊闕有不庭之罪陛下尚覆露以待之此誠陛

下罪已泣辜之仁也微臣何足以識之哉然臣聞之天之所以為天者以其能化物也物之性不一故天之道有和煦震曜之異焉始其生也動之以幽伏被之以春陽扇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雨則百果草木之柔者順者油然而生矣及夫勾曲角觡堅本頑心凝者滯者幽者蟄者扇之以和煦而不出潤之以膏雨而不滋則必迅之以雷霆曜之以威赫然後頑滯之心改幽蟄之氣宣豈天之道仁於彼而厲於此乎化與不化之異也是以

蚩尤之亂作黄帝鑄五兵以殺絶之共工之行惡虞舜揭五刑以放死之豈不欲夢華胥舞干羽而躋之於仁壽哉葢不可化也及夫舞干而適至因壘而來歸此又物之可化者也豈黄帝虞舜文王之德有優劣哉葢蚩尤共工苗人崇人罪有深淺也今陛下法天之德與物為春凡在生成孰不柔茂而蕞爾微醜天將棄之寘蟊賊於其心假螻蟻以為聚忠臣孝子思得食其肉而快其心久矣陛下猶聳之以名爵導之以訓誥崇之以寵

章而不至假之以旄鉞而益驕戕賊我忠貞損汚我仁義人人不勝其憤有司不忍其威是以違陛下匿瑕含垢之仁順皇天震曜敎戮之用此誠天下人人快憤激忠之日也陛下猶思因壘以降之舞干以化之善則善矣其如天下之憤何其如天下之憤何臣願陛下可有司之奏法皇天之威與公卿大臣議斬叛弔人之師以快天下人人之憤實天下幸甚微臣無任懇悃嫉惡之至

論西戎表

蒙恩顧問竊見陛下患戎之意深矣自貞元以來國家所以甘億兆之費於塞下益以犬戎有侵軼之患而邊人思守禦之利也然而河湟之地日削田萊之業日空塞下之人日亡戎狄之心日熾若此非他不得備之之術也且臣聞之君之命帥帥之命將將之使卒猶心之使臂臂之使指然後敵可擒而軍可制也令之屯戍者則不然衆其城堡異其師長獲一馬則圖功虜一戎則

告捷至於屠縣道掠萬人則曰力弱不足以應敵援寡不足以摧凶苟謹閉繕完不失其守者則朝廷議賞之不給又孰肯摧鋒刃冒殊死而出入於夷虜哉此又非他衆分力散而責師之刑無所加也而又加之以為農者不教戰屯聚者不兼農寇至則卒伍被甲而乘城野人空拳以應敵此又耕戰之術不修而屯聚之方太逸也今夫邠岐汧隴之地皆后稷公劉之所理也土宜植物人務稼穡陛下誠能使本道節制廣於荒隙大建屯

田塞下諸軍除使令守防之外一切出之於野限人名田復其祖入然後因其阡陌制之閭井因其卒伍樹之師長固其塍塹以備不虞犬戎適至則有連阡接畛之兵戎騎纔歸則復耰鋤耰耨之事若此則曩時之聚食者盡歸之於服勤之農矣前此之繫虜者盡化為守禦之兵矣三五年間塞下有相因之粟邊人無侵軼之虞陛下又董之以良帥威之以必刑則彼瑣瑣之戎陛下將署其君長征其牛羊奴虜以擒之可也螻蟻以攘之

可也又何必詢王恢使蘇武用鼂錯訪婁敬而後復河湟稱即敘哉此備戎之大略也方今猶有急於此者臣敢昌眛殊死而言之臣聞善弈棋者將劫其棋必固其嬴是以敵可殺而地不危今庸蜀有犬吠之驚南蠻絶貢誠之路陛下又輟邊將以統問罪之師脫或蜂蠆相完尚猶天討兵連不解綿夏涉秋則犬戎乘釁啟心之日也陛下其圖之臣無任懇欵憂邊之至

同州刺史謝上表

臣罪重責輕憂惶失據慮為臺府迫逐不敢徘徊闕庭便自朝堂匍匐進發謹以今月九日到州上訖臣某辜負聖朝辱累恩獎便合自求死所豈宜尚忝官榮誠恐誠慙死罪死罪臣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丐以供資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因感隣里兒稚有父兄為開學校涕咽發憤願知詩書慈母哀臣親為教授年十有五得明經出身自是苦心為文夙夜强學年二十四登乙科授校書郎年二十八蒙制舉

首選授左拾遺始自為學至於升朝無朋友為臣吹嘘無親黨為臣援庇莫非苦己實不因人獨立成性遂無交結任拾遺日屢陳時政蒙先皇帝召問延英旋為宰相所憎貶臣河南縣尉及為監察御史又不敢規避專心糾繩復為宰相怒臣不庇親黨因以他事貶臣江陵判司廢棄十年分死溝瀆元和十四年憲宗皇帝開釋有罪始授臣膳部員外郎與臣同省署者多是臣初登朝時舉人任卿相者半是臣同諫院時遺闕愚臣既不

能低心曲就輩流亦以望風怒臣不料陛下天聽過卑知臣薄藝朱書授臣制誥延英召臣賜緋宰相惡臣不出其門由是百計侵毀陛下察臣無罪寵奬逾深召臣面授舍人遣充承旨學士金章紫服光飾陋軀生人之榮臣亦至矣然臣益遭誹謗日夜憂危唯陛下聖鑒照臨彌加保任竟排羣議擢備台司臣忝有肺肝豈並尋常宰相況當行營退散之後牛元翼未出之間每聞陛下軫念之言微臣恨不身先士卒所以問計策遣于友

明等救解深州益欲上副聖情豈是别懷他意不料姦人疑臣殺害裴度妄有告論塵黷聖聰愧羞天地臣本待辨明亦了便擬殺身謝責豈料聖慈尚在薄貶同州雖違咫尺之顔不遠郊畿之境伏料必是宸衷獨斷乞臣此官若遣他人商量乍可與臣遠處藩鎮豈肯遣臣俯近闕庭臣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對延英此時不辭泣血仰辭天顔便至今日竄逐臣自離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臣實制淚不得若餘生未死他時

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顏但得再聞天城鐘鼓之音臣雖黄土覆面無恨九原臣某無任自恨自懃攀戀聖慈之至然臣一日未死亦合有所陳論或聞黨項小有動揺臣今謹具手疏陳奏伏望恕臣死罪特留聖覽臣此表并臣手疏並請留中不出手疏今在論邊事卷謹遣某官某乙奉表謝罪以聞

賀汴州誅李岕表

臣某言伏見逆賊李岕已就誅夷韓充入汴州訖一方

既定率土無虞凡在臣僚實增欣抃臣某中賀伏以汴州扼吳楚之津梁據咽喉之要地將驕卒悍易動難安急攻則越逸是憂緩取則遷延易變自非陛下盡排羣議獨斷宸衷外委將臣內敷睿算風行號令天助機謀則何以斬此鯨鯢破兹梟獍臣摧凶志切受國恩深仰荷威靈倍萬常品限以符守不敢稱慶闕庭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四至三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　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雷　純

謄録監生臣莫與儔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四

唐 元稹 撰

表狀

賀聖體平復御紫宸殿受朝賀表

臣聞兩耀有晦明所以成其不已四瀆有盈縮所以成其不竭不有燎火無以辨王質不有霜霰無以見松心是以軒轅神倦然後夢華胥之游秦穆疾寐然後享鈞

天之樂堯以癯瘠而為聖禹以胼胝而稱功斯皆因疾成妍以勞逢福非臣臆度敢進瞽言昨者聖體不安纔經累日穆卜罔害勿藥有瘳此所以表北極之長尊配南山而永固者也況日臨黃道萬物皆榮帝御紫宸千官畢賀臣以守符外郡不獲稱慶明庭空懷鼓舞之心有阻賡歌之末無任跳躍歡忻瞻望徘徊之至

代李中丞謝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九日制授臣御史中丞寵秩踰

涯心黿戰越臣某中謝臣生值聖時廕分天屬雖韋絲入仕或因瑣碎之文而執簡當朝實由睦族而致頃以材駑氣直屢棄遐荒陛下擢自遠藩任兼臺閣夙夜循省効報無階誰謂天眷曲臨過蒙獎拔坐令專席位忝中司固當陳乞於天安敢叨榮於已如或綸言既降丹慊莫從則當破柱求姦碎首請事死而後已義不苟然增日月之末光荅天地之殊造無任

為嚴司空謝招討使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伏奉今月十九日勑以臣兼充申光蔡等州招撫使并賜臣手詔兩道天光下濟聖澤遹深捧詔慙惶心兢戰越臣某中謝伏以陛下威加四海德被萬方下蜀劉闢無束馬之勞平吳李錡但斬鯨而已百蠻述職九有懷仁凡在生成孰不柔茂而蕞爾元濟天將勑除寘蟊賊於其心假螻蟻以為聚父死不葬王命未臨擅脅師徒偷侵縣道此誠仁人孝子決憤激忠之日也陛下尚先含垢未忍加誅曲示綏懷俾臣招撫臣

誠雖懇到性本孱愚任重憂深驚惶失據然以苗心可化舜舞方興仰荷威靈冀其柔服臣即日與隣道計會奉宣詔旨誘諭頑凶威愛並施使之來格如或尚驅梟鏡不襲椒蘭臣則誓死剪除俾無遺孽其歸投百姓等臣並准詔別加優卹置在安全仰副聖情不令驚擾臣先奉恩詔令臣發赴唐州不獲奔走伏謝闕庭無任恐懼之至

賀誅吳元濟表

臣聞拯遺甿於溝瀆非聖不能掃餘沴以雪霜非智不可日者神棄申蔡蓄為汙瀦五十年間三后待之寛厚元濟繼為凶妖謂君命可逃謂父死為利陛下凝玆睿算取彼凶殘不越殷宗之期遂勦淮夷之命威動區宇道光祖宗凡在生成孰不歡忭臣忝官藩翰牽舞闕庭瞻望徘徊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為蕭相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授臣某官恩加望外寵過憂深寃

梟鶩翔手足失墜臣某中謝臣猥以凡才謬居重任當
陛下惟新之始辱陛下爰立之恩有累樞衡無裨衮職
外致匈奴之哂内失蒼生之心推換炎凉因循聖澤妨
塞賢路塵忝台階自顧疲駑方求息駕豈謂陛下特迂
宸鑒曲用朽才再提腹背之毛重委股肱之地大孤人
望獨簡帝心雖君父恩深莫知其惡而駑駘力竭何以
自安豈敢退而生全實願求其死所伏望再移天眷重
選時英特回加膝之恩別受沃心之相全陛下始終之

道成徽臣生死之榮無任懇迫慙惶之至

為蕭相謝追贈祖父祖妣亡父表

恩波下濟澤被窮泉天眷旁臨日聞幽穸臣某中謝臣祖臣父或勲或賢義著族姻名書國籍逮臣不肖有累前人妄繼玄成之官實媿仲弓之徳自陛下遣臣待罪宰相不能有以匡逮聖明齷齪知慙屛營失據常恐孔氏銘鼎折足可期于敬閭門構堂無所豈謂偶逢昌運幸沐殊私赦臣致冦之辜念臣積善之本追崇祖禰錫

命官封子道有光升卿之言果驗孫謀表慶令伯之報方中海嶽恩深涓埃効淺彷徨自顧跼蹐何安無任感德忘軀之至

遷廟議狀

謹案禮官以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神主升祔則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神主為代數當遷之廟議者云中宗復辟音闢中興當為百代不遷之廟臺省官等又議云則天為居攝則中宗非中興不得為不遷之廟

以愚所裁皆非得禮之中案禮官與臺省官等議但以為中宗非中興故不得為不遷之宗曾不知雖實為中興亦不得為不遷之廟何則祖有功而宗有德蓋謂始有功者為祖始有德者為宗非謂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為祖宗也禮緯云唐虞立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為五夏不立太祖之廟四廟而已至後代以禹為宗亦立五廟其餘仲康復厥位少康代寒浞豈非嗣夏中興哉並無祖宗之號至殷以契為始祖初立五廟後代以湯為

宗遂立六廟太戊武丁之徒雖有中宗高宗之名蓋子孫加之懿號而已亦無不祧之説周人以后稷為始祖後代又祖文王為宗武王遂立七廟唐虞夏殷周雖立廟之數不同其實親親之廟皆以四為準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蓋后稷文武三廟為不遷其餘成康已降盡為祧廟故周禮守祧注云先公之祧祔于后稷之廟先王之祧祔于文武之廟若以為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為不遷之廟則成康刑措宣王

中興平王東周之始王並無不祧之說豈非有功有德哉蓋以為七廟之數既定若親盡之廟不毀則親親之昭穆無所設矣故不得不祧耳至漢承秦滅學之後諸儒不通大義匡衡貢禹之徒遂建議云高帝為太祖孝文為太宗孝武為代宗孝宣為中宗惠景已下為遷廟適值漢祚不永昭成已降德不逮于四君向若漢有八百之祚繼德之君有若孝文孝武者七人盡為不遷之廟豈可後代遂不祀其祖禰哉不經之言孰甚於此又

有以七廟之外别立祖宗之廟為説者以理推之尤為不可假如聖朝以景皇帝為太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為高祖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為太宗别立昭穆之廟六合不遷之廟為九葢以為積厚者流澤廣故以增親親之廟六矣夫傳無窮者為萬代計國家以聖生聖以明繼明無非有德之宗盡為有功之祖則百祖千宗盡居别廟於禮又可乎必若俟其褒貶然後定祧遷則是臣子有輕議之非萬代無可傳之法考殷周則無據

言情禮則兩乖考古宜今孰云可者曷若削漢朝不經之説徵殷周可久之文從親盡則遷之常規為萬代不朽之定制不易親親之祀終無惑惑之疑誠一王之盛典也謹議

錢貨議狀

奉進止當今百姓之困衆情所知減税則國用不充欲依舊則人困轉甚皆由貨輕錢重徵税暗加宜令百寮各陳意見以革其弊右閏正月十七日宰相奉宣進止

如前者臣以為當今百姓之困其弊數十不獨在於錢貨徵稅之謂也既聖問言之又以為黎庶之重困不在於賦稅之斛加患在於剥奪之不已錢貨之輕重不在於議論之不當患在於號令之不行令天下賦稅一法也厚薄一槩也然而廉能莅之則生息貪愚莅之則敗傷蓋得人則理之明驗也豈徵稅暗加之謂乎自嶺已南以金銀為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為交易黔巫溪峽大抵用水銀硃砂繒綵巾帽以相市然而前人以之理

後人以之擾東郡以之耗西郡以之羸又得人則理之明驗也豈錢重貨輕之謂乎自國家置兩稅已來天下之財限為三品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曰留州皆量出以為入定額以給資然而節將有進獻以市國恩者有賂遺以買私名者有藏鏹滯帛以貽子孫者有高樓廣榭以熾第宅者彼之俸入有常也公私有分也此何從而得之又國家置度支轉運已來一則管鹽以易貨一則受財以經費近制有年進月進之名有正至三節之

獻彼之管鹽有常也受財有數也此又何從而得之且百姓國家之百姓也貨財國家之貨財也不足則取之有餘則捨之在我而已又何必授之重柄假之利權徇彼之徼恩成我之怨府哉今陛下初臨億兆首問羣寮誠能禁藩鎮大臣不時之獻罷度支轉運別進之名絕賂遺之私節侈靡之俗峻風憲之舉深贓罪之刑精覆考課之條慎選字人之長若此則不減稅而人安不改法而人理矣至於古今言錢幣之輕重者熟矣或更大

錢或敓私鑄或竈或貝或皮或刀或禁埋藏或禁銷毀或禁器用或禁滯積皆可以救一時之弊也然而或損或益者葢法有行不行之謂也臣不敢遠徵古證竊見元和以來初有公私器用禁銅之令次有交易錢帛兼行之法近有積錢不得過數之限每更守尹則必有用錢不得加除之牓然而銅器備列於公私錢帛不兼於賣鬻積錢不出於墻垣欺濫遍行於市井亦未聞鞭一夫黜一吏賞一告訐壞一蓄藏豈法不便於時耶葢行

之不至也陛下誠能採古今救弊之方施賞罰必行之令則聖祖神宗之法制何限前賢後智之議論何窮豈待愚臣盜竊古人之見自稱革弊之術哉謹録奏聞伏聽勅旨

兩省供奉官諫駕幸温湯狀

今月二十一日車駕欲幸温湯右臣等伏以駕幸温湯始自玄宗皇帝秉開元致理之後當天寶盈羡之秋葺殿宇於驪山置官曹於昭應警蹕於繚垣之内周行於

馳道之中萬乘齊驅有司盡去無妨朝會不廢戒嚴而猶物議喧囂財力耗顇數年之外天下蕭然累聖已來深懲覆轍驪宫圮毁永絶修營官曹盡復於田萊殿宇半堙於巖谷深林有逸才之獸環山無匡衛之廬陛下若騎從輕馳則道途無拱辰之備若乘輿稍具則邑縣有駕肩之憂若帳殿宿張則原野非徼巡之所若鑾車夕入則門禁失啟閉之時六軍守衛於空宫百吏宴安於私室忝為臣子誰不惕然况陛下新御寶圖將行大

典郊天之儀方設謁陵之禮未遑遽有溫泉之行恐失
人神之望臣等謬居榮近冐死上言伏乞特罷宸游曲
回天眷稍待昇平之後别卜游幸之期則云亭之禪可
登崆峒之駕非遠豈必驅馳一徃竦駭羣情勝境未周
聖躬徒倦臣等無任懇迫忘軀之至謹詣東上閤門奏
狀以聞伏候勑旨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兩省三十人同狀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四